

Nature Writings

by Enos Mills

自然物语丛书·米尔斯系列

山野鸟鸣



Bird



MEMORIES

OF THE ROCKIES

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发人们对户外世界的兴趣。那么就让我们出发，跟着米尔斯的脚步上路吧，

去往山岭，去往森林，去往溪流，去往草原，去往大自然！

[美] 埃诺斯·米尔斯/著

董继平/译

非外借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民族出版社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2016年度重点出版物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重点图书

Nature Writings

by Enos Mills

自然物语丛书·米尔斯系列

山野鸟鸣

—— *Bird* ——

MEMORIES
OF THE ROCKIES

[美] 埃诺斯·米尔斯 / 著

董继平 /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野鸟鸣 / (美) 埃诺斯·米尔斯著 ; 董继平译

— 兰州 :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7.3

(自然物语丛书. 米尔斯系列)

ISBN 978-7-5421-2164-6

I. ①山… II. ①埃… ②董…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5599 号

书 名: 山野鸟鸣

作 者: (美)埃诺斯·米尔斯 著 董继平 译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孙 燕 刘新田

助理编辑: 王哲棋

插 画: 李 伟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 插页: 2

字 数: 183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21-2164-6

定 价: 28.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448925720@qq.com

发行部:王哲棋 联系电话:0931—8773312 8773264(传真) E-mail:275052316@qq.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荒野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自然物语丛书』总序

董继平
译



自从人类创造出文字以来，自然就频频出现在字里行间：起伏的群山、连绵的森林、奔流的江河、辽阔的草原、静谧的湖泊、变换的季节、习性各异的动物和千姿百态的植物……由此，自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由自然产生的杰作不在少数，那些名篇佳什或天马行空，或流光溢彩，或细致入微，影响甚大，且余音不绝，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国，至少有两部世界级的自然文学名著深深地影响过国人：一部是法国博物学家、文学家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所著的《昆虫记》，在其中，作者以深入的眼光、细腻的笔触娓娓讲述了昆虫之美，把鲜为普通人

所知的昆虫世界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另一部是美国诗人、超验主义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所著的《瓦尔登湖》，在其中，作者用心灵之语向世人述说他的湖畔生活，以及一个思想者、一个孤独的隐士融入自然的精神状态。其实，外国优秀自然文学作品还远不止这两部，只不过由于我们长期的忽视，未及发现和挖掘而已。

近代自然文学的产生和繁荣自有其根源，绝非偶然。从工业时代开始，人类为摆脱低下、落后的生产力而不断追求现代化，随着这一进程不断加速，自然生态也深受其影响，不断恶化，在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的时候，人们就更加渴望回归自然的怀抱，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善待大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近代自然文学就应运而生。

但在世界自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自然文学那样发达，那样繁荣，其自然文学的成就之大，场面之壮观，在全球可谓一花独秀，在区区200年的时间里人才辈出，佳作纷呈，形成了群星璀璨的局面。美国自然文学的问世与发展，也自有其渊源。当年，与欧洲那片老大陆相比，美洲这个新大陆尚属蛮荒之地，但在1789年美国建国以后的那几十年里，工业飞速发展，经济建设一路突飞猛进，经济实力也渐渐迎头赶上欧洲老牌工业国。可是，正是在那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却付出了牺牲自然环境的沉重代价，其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比如，当年修建的那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一方面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却让曾经在大陆上到处漫游的野牛加速消失。面对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一批有识之士便开始为保护自然而积极奔走、大声疾呼，而美国人民也在逐渐认识到日益逼近自己生活的诸多生态问题之后，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70年间，美国社会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然保护运动，其影响之大，覆盖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均令世界瞩目。在这场自然保护运动中，一些相关人士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自然生态保护观念，从客观上促成了自然文学的蓬勃发展。此间，不仅大家辈出，而且还逐渐形成了美国文坛上的“自然文学”这一特殊文体。到了20世纪下半叶，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在美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化，自然文学愈加受到人们关注，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这些作家以大自然为写作主题

和对象,着重以科学的方式来揭示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号召人们走进荒野,倡导人们与大自然建立亲密联系,保护大自然的完整和野性,呼吁人们以一种更平等也更和谐的方式来处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些文学史家把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580-1631)所著的《新英格兰记》和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1590-1657)的《普利茅斯开发史》认为是自然文学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自然文学的第一位先驱,当属博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1739-1823)。巴特拉姆也算出自于自然文学世家,他的父亲是“美国植物学之父”——约翰·巴特拉姆,威廉·巴特拉姆从小便受家学的熏陶,常常徜徉在父亲的植物园中,倾听鸟语,享受花香。从严格意义上讲,威廉·巴特拉姆算得上美国自然文学中的第一位大家,在其代表作《旅行笔记》中,他以细致而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尚处于原始状态的美国东南部的自然风景,用亲身感受讲述了那里的荒野之美。这部著作于1791年一问世,便在欧洲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颇得好评,即使像英国的柯勒律治那样的浪漫主义大诗人也对其大加赞赏。最重要的是,他在《旅行笔记》中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一切动物都绝非呆若木鸡,相反它们都非常聪明:“如果留心一下任何动物,就会发现它们的效率高得让人震惊。它们行动前会精心策划,而且富有恒心、毅力和计谋。”这样的观点,无非是希望我们去尊重自然和自然中的生命。

但真正形成了团体、投身于自然文学的作家,则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那批著名的超验主义者。超验主义的领袖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他那篇著名的《论自然》中提出了他对自然的观点,他不仅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还认为“我们从自然中学到的知识,远远超出我们能够任意交流的部分”,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大。而超验主义的另一位主将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则更是身体力行者,他在爱默生的影响下深入自然,一个人来到寂静的瓦尔登湖,搭建起小木屋,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湖泊和山林之中。那时,他或在荒野中散步,或在树林中观察,或在湖畔沉思,悠然地描写自然之美,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隐没在那些朴素的文字中。根据《美国遗产》杂志198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梭罗的《瓦尔登湖》竟位居榜首,可见其影响之大。除了《瓦尔登湖》,梭罗还有许多涉及自然的散文和日记,他用淡淡的笔调娓娓倾诉自己的自然

情怀,比如他的长篇散文《秋色》、《散步》等篇便是这方面的杰作。爱默生和梭罗自不待言,在超验主义阵营中,还有一位中国读者几乎都不知道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 1810-1850),作为这个阵营中的女性佼佼者,她在一个寂静的夏天摆脱了尘世喧嚣,把自己的灵魂彻底浸入一湖湛蓝的水中,以优美的笔调写下了一部自然散文集——《湖上夏日》。而在同时期,大诗人惠特曼亦深受爱默生影响,除了《草叶集》,他的散文集《典型的日子》也体现了自然之灵,尽管这部作品以日记形式写成,但却让作者那种静静观察、倾听、体验自然的形象跃然纸上。

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美国自然文学界出现了两位大师——“两个约翰”:“鸟之王国中的约翰”——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和“山之王国中的约翰”——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两个约翰”分别奔走于美国东部和西部,为建立和谐的自然秩序而不懈努力。巴勒斯是博物学家、鸟类学家,生活在东部的卡茨基尔山区,擅长于描述鸟类生活,各种鸟儿在他的文字中栩栩如生,被誉为“美国乡村的圣人”;缪尔是地质学家,也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行走者,这位“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以描写美国西部山区风景见长,山峦与森林在他笔下熠熠生辉。“两个约翰”著述众多,成就巨大,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生态环保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稍后的女作家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 1868-1934)则独辟蹊径,她避开自然文学中通常描写的山水,深入美国西南部沙漠,以女性细腻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荒漠之美与灵性。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是美国自然文学的一个高峰,许多作家和博物学家纷纷投身于自然文学创作,就连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政治家也热爱自然,客串了一把作家,推出了好几部具有影响的著作。

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自然文学似乎有些沉沦,这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让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问题,而无暇顾及自然生态,因而此间自然文学大作相对不多。然而到了二战之后的20世纪中期,美国又出现了两位极有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与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1907-1964)。他们本来并非文学家,职业也与文学无关,但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赋予了他们向公众宣传保护自然的重大责任,于是才动笔写起书来。奥尔多·利奥波德本来是林业学家、生态学家,长期致力

于土地研究,其代表作《沙乡年鉴》在1949年他去世后才出版,但由于这部著作的文笔异常优美,富于诗意,向读者完整地传达了自己的土地伦理观,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因而成为美国自然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蕾切尔·卡逊是海洋学家,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她在其中以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揭示了现代文明进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恶果,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人的自然生态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美国的自然环保运动已沉淀为一种观念,自然文学也不断深入、扩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其间景象纷纭,作家众多,作品不断,且各具特色,如爱德华·艾比的《大漠孤行》、玛洛·摩根的《旷野的声音》、约翰·海恩斯的《星·雪·火》、巴里·佩洛斯的《北极梦》、杰克·贝克隆德的《与熊共度的夏天》……

自然文学大多以散文形式写成,有抒情,也有叙事,语言流畅、精彩,情节引人入胜,适合大众阅读,这也是它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它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其作者并非专业作家,大多是博物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还有政治家,他们写下的文字几乎都是作者亲历记,绝非道听途说或虚构的作品,可读性和故事性极强,同时又融文学性和科普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深得读者喜爱。

近10余年来,随着国人对自然的认识渐渐提高,自然环境保护在中国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和深化,在这种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自然文学”。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的“自然文学”不过是一种噱头而已。首先,国内很多地方的自然生态早已遭到了难以复原的破坏,缺乏真正完整的生态链——即使有森林,但林中早已没有大型动物——人类毫不留情地占据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仅存在于少数极其偏远的地区,难以前往;其次,许多作家即便是写下了一些关于自然的文字,也往往是应邀之作,并非自发而为之,缺乏对自然的深层次体验,因此写出来的作品虽涉及自然,却仅仅是触及皮毛的表象之作——这也反映了目前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即涉及自然的文字便是“自然文学”。目前大多数中国作家往往缺乏独居山林的勇气和耐心,不会像梭罗那样把身心沉浸在静谧的湖水中,或在山林间漫步,长时间观察一棵树、一片叶子在秋天如何变黄或变红,或在田野上品尝不同的野果,接受造

物主对人类的馈赠；更不可能像美国“落基山公园之父”埃诺斯·米尔斯那样，在长达20年的岁月里，数百次往来于山林间，或在山间小木屋观察屋檐上的那窝小蓝鸫，或在林间溪畔追踪转移巢穴的丛林狼，或在群山深处拯救遭遇不幸的幼熊……

自然文学在国外远比在中国要走得早，也走得远，这类作品虽在国内有一些介绍，但其深度和广度均还不够，仅就美国自然文学而言，目前已经介绍到中国的作品不过寥寥几本。出版“自然物语丛书”的宗旨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计划收入那些在中国未曾出版过、也颇具收藏价值的外国自然文学（以自然文学大国美国为重点）作品，突出作品的原创性、故事性、科普性和可读性，它们既是文笔优美的文学作品，也是趣味性极强的科普读物，这对加深中国读者对自然的认识肯定会有很大帮助。目前，国民对自然的兴趣方兴未艾，绿色环保和认识自然也作为常识进入了大、中、小学课堂，但多数国民对自然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或不得要领，还存在着很大的限制性和片面性，因此阅读自然文学作品就成为帮助其重新认识自然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自然物语丛书》能满足广大国民在这方面的需要，能帮助他们加深对动物、植物、季节及山川风物等自然细节的认识。出版“自然物语丛书”的主要目的，借用美国自然文学家巴勒斯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书不是把读者引向我本人，而是把他们送往自然。”更重要的是，由于“自然物语丛书”行文流畅、内容有趣，融故事性和科普性于一体，因此适合男女老少阅读。

我相信，在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之后又逐渐得到重视和寻找解决办法的中国，优秀的自然文学读物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017年1月于重庆云满庭

『落基山国家公园之父』的自然探索记

董继平
译

埃诺斯·米尔斯：



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段美国近代史上，一批有识之士为保护美国的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而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为不少国家公园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长期深入某一地的自然环境进行探索、调查、研究，独具慧眼地认识到了当地自然生态的价值，并坚持不懈地奔走、疾呼，说服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建立国家公园的方式来保护当地生态，而政府也审时度势，陆续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先后建立了一大批国家公园，尤其在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推出了一系列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的政策之后，美国的国家公园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有识

之士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当今美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在当年建立的那些国家公园内)保护得极为完好,他们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成为某个或某些国家公园的创始人。而在他们为保护自然生态积极奔走、疾呼的同时,他们还在长期探索山野的过程中颇有心得,著书立说,并传诸后世,其自然作品和理念对后来的好几代美国人及美国的环保政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在这个方面,他们可谓功不可没。

在这批人当中,有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地质学家、自然文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 1938-1914)——他为保护约塞米蒂山谷而呕心沥血,为建立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也有“落基山国家公园之父”埃诺斯·A·米尔斯(Enos Abijah Mills, 1870-1922)——这位博物学家、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自然向导、作家,尽管在中国还不太出名,但他毕生为保护以朗斯峰为中心的落基山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却一直为美国人所铭记和津津乐道。而且,他写下的许多行文优美的自然著作至今流传于世,为人们所广泛阅读、谈论、评说。

1870年4月22日,埃诺斯·A·米尔斯生于堪萨斯州东南部的普莱森顿,早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就在表亲的陪同下拜访并了解过科罗拉多,后来才回到堪萨斯。米尔斯年幼时,他的母亲便给他讲过很多关于科罗拉多的故事,因此他对那里的自然和人文也就有了充分的了解。但在米尔斯的少年时代,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消化功能紊乱症,当地医生根本无法医治,但他们认为,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中生活,可能有助于他康复,因此,他在14岁时便独自前往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区,由于从日常食谱中排除了以前经常食用的小麦,因此他的消化功能紊乱症也就渐渐好了起来。

此时是1884年至1885年的冬天。米尔斯来到科罗拉多的夏天避暑地——埃斯特斯公园,当时,游客已经开始涌入这个地区。在埃斯特斯公园以南大约14.5公里处,在一个叫做“朗斯峰谷”的地方,米尔斯安下了家。他在野外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可以让他随时欣赏朗斯峰壮丽的景色。在夏天,他就为表亲工作,带领游客游览整个山谷,还带领登山者攀登海拔4345米的朗斯峰。自从他在15岁第一次攀上朗斯峰,他就对这座山峰产生了特别深厚的感情,并对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了若指掌,因此,无论他在什么天气中前往顶峰,都能安全

地返回。在那些岁月里,他要么独自一人,要么作为自然向导带着游客,先后攀登朗斯峰多达297次。

但是到了冬季,埃斯特斯公园就游客寥寥,为了维持生计,米尔斯便前往蒙大拿州的布特,在那里为阿纳孔达铜业公司工作,由于他努力、刻苦,使得他一路升迁至工厂工程师。随着1889年冬季的临近,一场突发的火灾使得铜矿停工、关闭,因此他干脆前往旧金山游历,在那里与“美国国家公园之父”、著名自然文学家约翰·缪尔不期而遇,并从此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缪尔正积极投身于自然环境保护运动,缪尔执着的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米尔斯,在缪尔的影响和鼓励下,他便开始“以一种让其他人相信他们见过的方式”来描写自己在科罗拉多的所见所闻。对此,米尔斯这样回忆:“如果不是因为他(缪尔),我可能只是个吉普赛人”——只是漫游者而不是作家。不过,他确实也到处漫游。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频频前往美国西海岸、阿拉斯加州和欧洲旅行,广泛的游历让他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眼界。但最终,他还是回到落基山,让自己安顿下来进行写作,同时致力于环境保护活动,举办自然讲座,向公众宣传自然环保理念——在这一点上,米尔斯和缪尔极为相似:落基山之于米尔斯,正如加利福尼亚的群山之于缪尔。

1902年,米尔斯从蒙大拿州回到科罗拉多州,从表亲手中买下了位于埃斯特斯公园内的“朗斯峰山居”。他还在周边土地上置办地产,最终把“朗斯峰山居”变成了“朗斯峰客栈”。但在1906年,客栈不慎毁于火灾,但他很快就从废墟中重建了客栈,并使其远近闻名。他时常在这里款待客人,带领他们深入荒野探索,到了晚上,他则和客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进行关于自然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他还开始培训其他人成为自然向导。根据他的女儿爱德娜回忆,培训自然向导是米尔斯的一种重要的特性。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正式培训过自然向导,米尔斯通过这样的行动,来扩展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有趣的是,他早期培训的一个向导伊瑟尔·伯内尔,留下来担任他的秘书,并与他产生了感情,后来在1918年8月,两人结为伉俪,不久便有了一个孩子——女儿爱德娜。

在1902-1906年间,米尔斯担任了“科罗拉多州雪量观察员”,这份工作使他能够深入他所热爱的荒野,在工作的同时领略大自然的魅力。他当时的职责是在冬天测量山区积雪的深度,以便预测春天和夏天的雪山融水量。他在这个

职位上干了几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便任命他为“政府林业演讲员”,在1907-1909年间,他先后做过2118场演讲,在他那个或高昂或低沉的嗓音中,他努力唤醒人们保护自然的意识,激发人们对树木、野生动物保护和户外探险的兴趣,还呼吁他的听众要“率先观赏美利坚”,敦促政府改善他所谈到的那些风景场地的路况交通。此外,他还发表和出版了诸多关于自然和埃斯特斯公园地区的文章和书籍。

在1915年之前,米尔斯一直都在不断努力,坚持领导朗斯峰的居民呼吁政府尽早把朗斯峰周边地区辟为国家公园。为此,他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敦促美国政府尽早建立落基山国家公园。他的努力得到了由缪尔创办的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和“美国革命女儿会”等团体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最终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1915年1月,美国国会终于批准建立落基山国家公园,米尔斯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落基山国家公园之父”。可以说,正是在他的力促之下,落基山国家公园才得以建立、开张、广迎游客。

此后,米尔斯还旅行到美国各州发表演讲、举办讲座,大力呼吁人们对自然和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并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写下了诸多涉及自然和环保的著作。但可惜的是,他在纽约地铁的一次事故中不幸受伤,折断了两根肋骨,肺部也被刺穿,这样的伤势,再加上他长期的操劳,积劳成疾,最终于1922年9月21日去世,年仅52岁。

作为博物学家、环保主义者、自然文学家和自然向导,米尔斯不愧为建立落基山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臣,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他。如今,落基山国家公园中的“米尔斯湖”,尤其是朗斯峰地区周边的“埃诺斯·A·米尔斯树丛”、“米尔斯冰碛”、“米尔斯冰川”等景点,当然还有如今已被开辟为家庭博物馆和商店的“米尔斯小木屋”,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自然先驱而命名的。因为他的努力,落基山国家公园注定了成为美国风景保护区中最能受人拜访和欣赏的目的地之一。

米尔斯热爱自然,长期生活在落基山区,时常深入荒野漫游,熟悉山野间的山林草木、飞鸟走兽。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森林、峡谷、湖畔、山顶,他或是在山岭上观察、眺望,或在溪谷中扎营、生火,或在雪地上辨识、追踪动物的足迹……因此,他跟落基山地区的众多野生动物、森林植物、地质地貌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905-1922年间,他把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诸多经历陆续写成文字,在《周

六晚邮报》、《乡间绅士，乡间生活》和《美国男孩》等当时发行量极大的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此基础上汇集成16部自然文学著作，包括《埃斯特斯公园的故事和导游指南》(1905)、《山野手记》(1909)、《山野魔咒》(1911)、《在河狸的世界中》(1913)、《山野奇境》(1915)、《斯科奇的故事》(1916)、《你们的国家公园》(1917)、《大灰熊，我们最大的野生动物》(1919)、《自然向导历险记》(1920)、《在荒野中等待》(1921)、《在野生动物中间》(1922)、《野生动物家园》(1923)、《落基山国家公园》(1924)、《地质传奇》(1926)、《山野鸟鸣》(1931)等。他的这些作品，本质上融合了科普信息、田野观察和个人轶事，以一种行文更优美、结构更紧凑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别开生面的自然指南。作为最早对美国 and 欧洲读者深度描述落基山的作家之一。米尔斯在这些著作中以非虚构的笔法，饶有趣味地向读者讲述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自然世界，以及他本人在这个自然世界中的种种际遇，其中既有他越过山岭，沿着野生动物留下的足迹一路追踪，也有他深入森林，对各种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探究，还有他本人独处于自然之际所产生的种种遐想和思考；既有对某一类动物的深入探访，如河狸与大灰熊，也有对野生动物不同习性的仔细考察，如动物怎样过冬、动物的嗅觉、动物的警惕性和动物的领地意识等。他的描述深入浅出，文笔优美，或洋洋洒洒，或娓娓道来，始终以一个具有磁性的声音对读者讲述自己在野外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体验，让人读来倍感亲切。在美国，他的自然文学著作影响过好几代人，至今还是人们认识自然、尤其是认识落基山地区的重要媒介，因此堪称“落基山自然百科全书”。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美国早期环保主义者之一，米尔斯在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那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已刻不容缓。他呼吁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尽快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并扩大现有的国家公园，以便将那些业已遭到人类活动——过度放牧、伐木、开矿等活动侵蚀的风景区统统纳入保护范围。不仅如此，他还从经济学和社会公益性等方面着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苦口婆心的劝导。比如，他在经过详细对比之后，颇具远见地提出：畜牧业和伐木业等只是低端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低，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极大、贻害无穷；而把风景场地变成国家公园，大力开发旅游业，则要

高端得多——这样的话,不仅会留住山野的美景,还会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更会带动当地和周边的交通运输、旅馆、农业等行业的迅速发展,使之大大受益。他这样呼吁:“拯救我们的最佳风景,就是拯救人类状态和人性……风景是我们最高贵的资源……”米尔斯在那个时代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能不说具有远见卓识。

《山野鸟鸣》是米尔斯的主要作品之一。全书由12篇自然随笔组成,篇什大多在5000~13,000字,共约11万字。这部作品集中讲述了作者置身荒野,对鸟类世界的探索历程,许多章节精彩纷呈、细致入微,展示出一个鲜为人知的鸟类世界。篇什内容主要分为几大类。第一类非常感人,作者讲述了自己跟生活在周围的某些鸟类结下的深厚友谊,比如他跟一对在自己小木屋的栋梁上筑巢的蓝鸫相识相知,在那对蓝鸫惨遭人类射杀后,他不辞辛劳为其抚养遗孤,遗孤长大后依依不舍地南迁,第二年又如约重返故居。作者还抚养过一只成为遗孤的松鸦——那个小家伙十分聪明,且十分淘气,喜欢恶作剧,还到处煽风点火,尽管它在抗击入侵的猛禽方面能力出众,却因为聪明过头而不受其他鸟类的欢迎。第二类是作者对周边一些特别的鸟类的仔细观察、探索和记录:一对年轻的金翅雀来到作者的小木屋附近,开始漫长的求偶过程,在克服了巢穴毁灭所带来的困难后,它们开始繁育后代并将其抚养大,最终一家子都飞向南方;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生活在高山上的岩雷鸟,根本不畏风雪,通过一年两次变换羽毛的颜色而始终跟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把自己充分地隐藏起来,人的肉眼难以发现;雄火鸡不仅聪明地紧跟在耕耘者后面觅食,还趾高气扬地高视阔步,招摇过市,咯咯叫唤,以此来吸引雌火鸡,而且为躲避敌人而狡“鸡”三窟。第三类是作者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对鸟类某些习性的深入探究:千差万别的鸟类个性,形形色色的巢穴、筑巢方式和巢穴位置,毅然帮助遭遇不幸的同类和异类的鸟类,拒绝雄鸟帮助而独自担负筑巢任务的雌鸟,满怀爱心照料同类留下的遗孤的红翅黑鹇,构筑假巢来迷惑敌人的林莺……作者还大声疾呼人类要保护鸟类,因为鸟类始终是人类最有益的野性朋友,它们会自觉自愿地帮助农夫清除害虫和野草籽,在自然经济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沉寂的山林中,作者还仔细聆听了天籁——不同鸟类唱出的不同鸟歌,或深沉悠扬,或滔滔不绝。在作者长期的观察中,他还广泛探究了一些北美候鸟在旅途中截然不同的迁徙习

性……此外,作者还对一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那就是鸟类与树木关系:一棵山杨树即使在枯死之后,也为鸟类的繁育做着贡献,先后成为多种鸟儿筑巢、繁衍之地;像啄木鸟、五子雀和山雀那样的鸟类与森林关系密切,成为杰出的森林卫士,为树木清除害虫,从而保护了人类的财产……凡此种种,对于我们今天了解鸟类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帮助和指导意义。

这是米尔斯作品在中国的首译。我相信,这些渗透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的文字,这些并非虚构的真实故事,对于当今的“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不仅能让国人了解到大自然中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种种细节,更能唤醒和提高他们对自然保护的意识。正如米尔斯本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发人们对户外世界的兴趣。”

那么就让我们出发,跟着米尔斯的脚步上路吧,去往山岭,去往森林,去往溪流,去往草原,去往大自然!

2017年1月于重庆云满庭